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八目錄

諭大學士伊桑阿

諭議政大臣

諭議政大臣等

諭議政諸臣

諭陝西總督提督巡撫總兵等官

諭理藩院

諭議政大臣

諭議政大臣

諭總兵官王化行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

諭領侍衛内大臣

諭議政大臣

諭議政大臣

諭議政大臣

諭兵部

諭議政大臣

諭議政大臣

諭議政大臣

諭議政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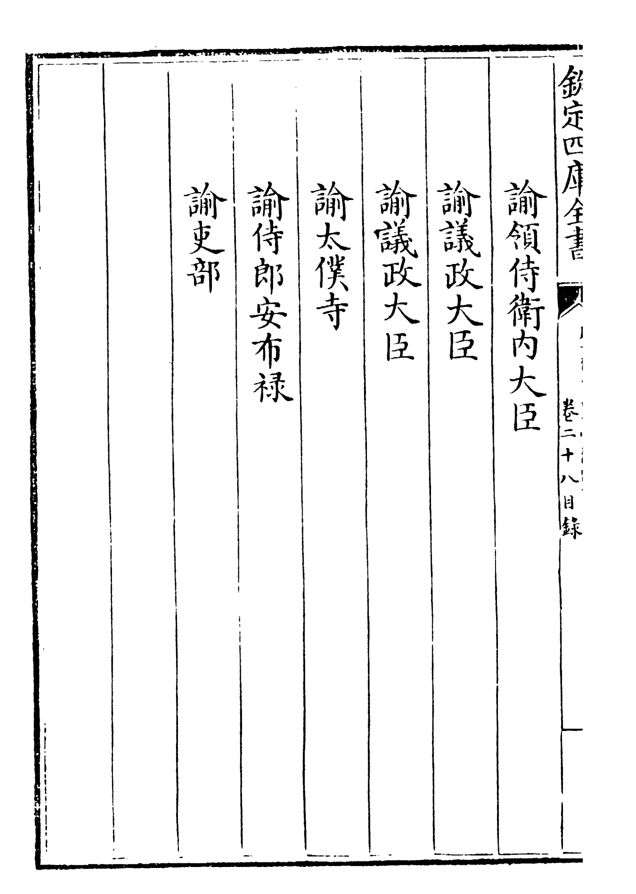
諭户部

諭議政大臣

諭領侍衛内大臣

諭大學士伊桑阿

諭大學士伊桑阿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八

北征勅諭

諭陜西四川總督吳赫

朕巡幸沿邉地方詢察閭井生聚及土田沃瘠之狀自晉歴秦經行二千餘里直抵寧夏所以勤求民隠至殷且切惟朔方資大河之滙注疏渠漑田宜於稼穡當玆春氣廼遂正三農盡力南畒之時誠恐有司官員不體

朕懷因車駕經臨調遣師旅借辭供億擾累小民既東作之有妨將西成之奚望今一切軍需芻糗俱經儲偫足以資用至扈從人員槩從簡約所有馬匹悉牧放水草善地竝不須以供辦草豆動煩民力尒可傳飭有司禁勿借端妄行科派違者事覺定行處分仍徧諭地方百姓務各安本業廛無廢市隴無輟耕庶不負朕親歴邊圉軫恤民依之至意特諭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朕躬親至此地寧夏之官員兵丁去年於昭木多翁金地方拒戰陣亡者察明具奏其議叙之處該部照常議敘外官員遣侍衛慰問兵丁身銀即於此地給發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諭兵部

寧夏之兵約至郭多里巴爾哈孫應移文大將軍伯費揚古統兵前來會合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諭議政大臣等

隨往之大臣侍衛護軍執事人部院官員名數詳悉察明其所需口糧詳悉計算又大臣侍衛執事人員有馬匹羸瘦者其馬匹數目及人名數亦詳悉察明其部院司官馬瘦者令住於蒙古驛站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諭議政大臣

朕差往噶爾丹之使員外郎博席希箏帖式長壽回來

已至喀倫地方格壘沽英擕其妻子已來投降噶爾丹亦遣使前來先行報聞人猶未至俟來到時噶爾丹或來投降或往何處詢問明白然後可以進兵現今孫思克博濟兵速行文傳其進剿待明晰情由行文知會之時然後進兵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諭兵部

黑龍江之兵効力心切故薩卜蘇奏稱其馬膘肥壯耳朕今日閱城見黑龍江官兵馬匹膘力甚歉乘此難以

遠歸伊等遇有調遣朕給與馬匹令彼騎乘伊等之馬一千七百匹令於察罕托海之地牧放遣人送至歸化城征剿事竣伊等仍各乘其馬回至本省甚易如此則草豆既省馬亦有益會同薩卜蘇議奏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二日

諭議政大臣

大兵起程少緩則米糧應先運至白塔爾等會同運米左都御史于成龍將現有船隻量留渡船餘船皆令載

米運至白塔所有水手不甚諳練其黑龍江之兵用船最熟此番運米著領本地水手乗此時運送兩次大兵所攜四箇月米糧今自白塔攜帶甚有裨益著會同于成龍等議奏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二日

諭寧夏文武官員兵民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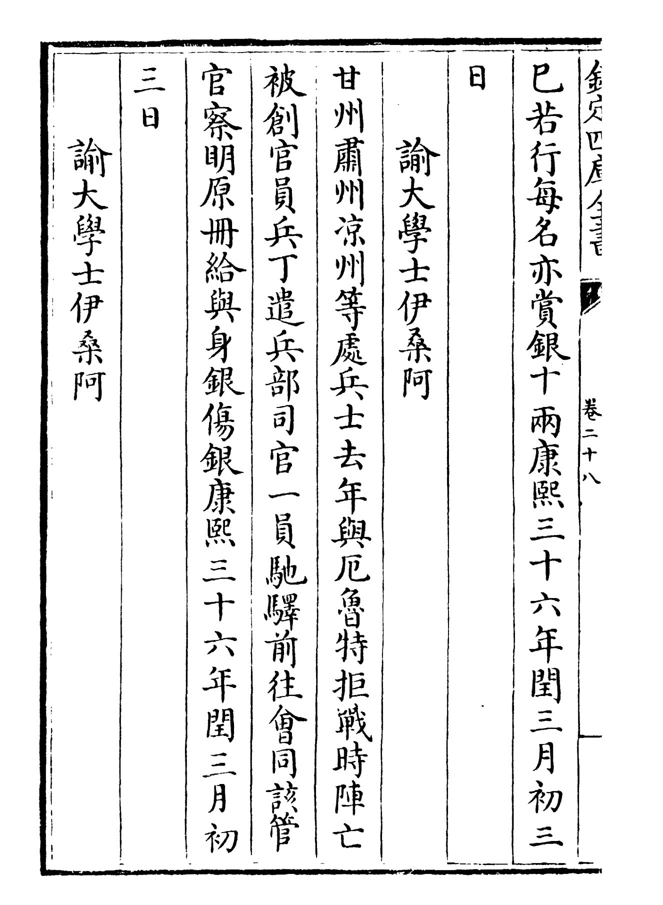
朕體天育物日以治安為念雖身在宫庭而心恒周四海頃因指畫軍務不憚勤勞遠涖寧夏無非為蕩滌寇氛綏乂生靈計也緣邉千餘里土壤磽瘠惟寧夏洪流

灌輸諸渠環匝巡覽所至甚愜朕懷夫農桑者衣食之本積儲者殷阜之原尔官吏宜董勸父老子弟三時力田以盡地利比屋勤殖以裕蓋藏縱使歲偶不登亦可無憂匱乏若夫秦風健勇自昔為然其在朔方尤勝他郡尔等或職居將領或身隸戎行尚各勵精鋭以効干城禦侮之用斯國家有厚賴焉至於忠信慈惠服官之良軌孝弟齒讓生人之大經法紀不可不明禮教不可不肅勿以地處邊陲而不治以經術勿以習尚氣力而

不澤於詩書總期上率下從庶幾馴臻雅化茲乘輿返蹕距靈朔雖遠而睠念塞垣如在几席爾等誠能敬體朕言將吏協恭兵民咸理生聚日益厚風俗日益淳則疆圉實有攸裨朕心亦用深慰慎勿視為具文辜朝廷惓惓牖導之意欽哉特諭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二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今寧夏綠旗兵已撥五百人以備征剿如兵不遣行則



已若行每名亦賞銀十兩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三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甘州肅州凉州等處兵士去年與厄魯特拒戰時陣亡被創官員兵丁遣兵部司官一員馳驛前往會同該管官察明原冊給與身銀傷銀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三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朕巡省方域至於寧夏寧夏之官員兵丁去年於昭木多翁金拒戰陣亡官員兵丁給與身銀外其被創官員兵丁亦察明原冊給與傷銀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三日

諭將軍馬思哈

今噶爾丹勢極困蹙我兵衆多遣用不盡而行路亦覺煩擾鳥鎗護軍六百人前鋒五百人黑龍江兵四百人綠旗兵五百人此二千儘可足用所派前鋒及黑龍江

之兵需用駝馬俱經奏明其鳥鎗護軍及砲火兵丁現各有馬四匹之外其各增馬一匹著取所留四百兵之馬添為五匹除有駱駝之人其無駱駝者兩人共給駱駝一隻所需駝馬併帶回四月口糧數目察明奏聞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六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前往緑旗兵五百人人賞銀十兩其即給與隨朕前來兵士行糧給至某月察明具奏庫勒納等帶來駝騾與

兵部會看具奏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九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進剿兵給六月行糧隨朕前來兵給三月行糧其所需錢糧數目察明具奏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九日

諭議政大臣

隨朕前往大臣官員及殷實之人各携帶本身口糧外有願帶官米或幾石或幾斗量其所能携往白塔者令各携至俟携至白塔時給散兵丁其宣示於衆携帶之

人所携之數開具以聞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九日

諭議政大臣等

孫思克博濟所將兵前曾撥三十人急兵馬衆多征行煩苦今選發滿洲緑旗兵二千人其所留兵丁馬匹增給前往之兵携帶四月口糧遣赴阿南達處阿南達李林隆即統領此兵前往搜勦孫思克博濟率所留之兵整住甘州於事理為宜其于成龍運米停駐之所亦應遣兵防護可令西安副都統阿蘭泰領西安兵三百人

前往駐扎再留駐寧夏之京城前鋒每旗二十人及鳥鎗護軍砲火兵丁量行撥出隨朕前行餘仍令暫駐寧夏命大臣一人統轄大將軍伯費揚古知會附近旗分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有願自備四月餱糧効力行間者即令前來効力又費揚古軍前黑龍江兵一百人竝令帶往酌照四月口糧選察哈爾兵攜四月糧會合於郭多里巴爾哈孫之地咸令統轄其費揚古駐扎之地著舒恕料理侍郎滿丕仍駐扎原處康熙三十六

年閏三月初九日

諭議政諸臣

輓運糧餉及隨營設站之事朕與鄂爾多斯松拉卜貝勒言之彼奏稱青草生時我兵三千能運米設站令應自白塔以外運米設站俱委鄂爾多斯松拉卜貝勒令會同于成龍商酌而行白塔以內安設驛站之事交與總督吳赫西安副都統阿蘭泰兵三百名亦交與于成龍其馬思哈等所統之兵若止携帶一月口糧其三月

口糧及隨營之米載於船内一次不能全完必須再運則大兵豈可無故守候應令馬思哈等之兵携帶兩月口糧其餘米用船輸運所剩之米衆力携帶儻再有餘剩令于成龍等酌量運至白塔大兵到白塔其間計十二日口糧將衆力駝載之米補給松拉卜貝勒于成龍等隨營遞運之米應抵於何地應停於何地著大將軍伯費揚古叅謀大臣會同于成龍商酌定議爾等與于成龍詳議具奏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十日

諭陝西總督提督巡撫總兵等官

朕宵旰勤民慮周遐邇緣向來巡幸未經親歷邊境頃特濟河而西循秦省沿邊地方延覽風俗咨詢疾苦見所在兵民築土室以為居耕沙磧以為業生聚之計甚屬艱難朕惻然於衷軫念勿釋因思兵民倚賴全在將吏而將吏之表率惟督撫提鎮是視誠使督撫提鎮實能正己澄源則所屬守職奉公祿足自贍必無朘削兵民之事倘或積習相仍濫受屬員私餽因而所屬官弁

節次求索取償於下文官則加徵無藝武弁則侵尅月
餉勢不至於厲民剝兵不止如此而欲奠疾苦日蘇生
聚日盛烏可得乎夫秦地俗尚素稱簡樸邉方士卒允
屬精强總特撫馭得人斯於兵民胥益朕茲駐蹕寧夏
特名該省總督總兵以下官員凡在鎮城者俱賜宴内
庭面加諄諭無非期望文武大吏董率屬員以仰副朝
廷愛民恤兵至意自今以往尔等其益體朕懷交相砥
礪文職皆習知民事豈身作官吏不恤百姓之依武職

多起自行伍豈甫為將領遽忘軍士之苦上官克謹廉隅屬員各遵法紀馴至比屋殷阜列戍飽騰則兵民皆得所而尒等亦與有休寵以視厲民剝兵身名俱隕者孰得孰失尒等其敬念之特諭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十日

諭理藩院

護軍統領鄂克濟哈既駐寧夏其現在厄魯特男婦幼稚共三十八名交與鄂克濟哈其所食之物照常給與

此後由此路來降之厄魯特俱令鄂克濟哈於寧夏收養來降及各處送來之厄魯特令鄂克濟哈將人名男婦幼稚明白開具報聞有新自噶爾丹處來人及緊要人將本人及所送到數明白開具送至行在有指名調取者則照名送來鄂克濟哈所養之厄魯特將來送至何處著候旨行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三日

諭議政大臣

移會大將軍伯費揚古自寧夏前往大兵閏三月十七

日起程費揚古可率所領兵以四月初十外十五內至郭多里巴爾哈孫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三日

諭議政大臣

寧夏蘭州兵丁駐防事屬無益此所占營房原皆民居給價撥用者今取原價還官其房仍歸原主議政諸臣會同總督議奏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三日

諭總兵官王化行

尔去歲進勦噶爾丹効力行間人材壯健隊伍整齊勞

績懋著大將軍伯費揚古陞見亦曾以効力奏聞綠旗

總兵官無預會議之例特命尔於今次出師預會議事

賜戴孔雀翎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四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

本月二十三日以前自京送來與自此發往之事仍馳

舊驛二十三日之後自京來之事則出沙虎口由新設

驛站行自此發往之事則由新設驛站進沙虎口遞送

二十三日以後內地舊設驛站外新添馬匹令總督吳

赫撤回其西路驛站著總督整飭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五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

昨日聞處處多有喧雜之聲此皆八旗官兵來會於此雖覺喧雜朕含容之此後須嚴禁喧雜又見輜裝行路皆無序次此後皆須整肅隊伍毋得妄行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六日

諭議政大臣

羊為軍中所需食物馬思哈等將此羊八千九百十二隻應特委能員於兵未起程乘早寒涼時尋好水草驅送前行乃不特委專官牧養前赴以致羊三千疲乏且將疲乏之羊不委道員等大官而委之把總如此驅送其所存五千九百餘羊一二日之間又將報疲乏矣其送羊隻撥兵多少所委何官亦應察詢尒等以馬思哈等同為大臣故狥情面若朕有何瞻顧耶著再議具奏

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九日

諭議政大臣

孫思克所將兵丁衆多自足遣用其固原兵二千又遣往孫思克所則兵丁殊覺煩苦著會議具聞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二日

諭議政大臣

據多羅額駙阿拉卜潭台吉得木楚克奏稱瑚瑚腦爾台吉渣西把圖爾等來朝若於原野之間候其來至大禮亦未相符況四月起程而來邉內途間炎熱若令秋

時來朝似爲有當議政大臣會同阿拉卜潭得木楚克

議奏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五日

諭兵部

原任侍郎趙山交與將軍馬思哈與原任侍郎思格則

同趕送牛羊前途或有差遣招降噶爾丹及可効力之

處遣伊等行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七日

諭議政大臣

官米每駱駝令載倉斛一石運至兩狼山大臣侍衛官

員執事及殷實之人本身既不進剿著察其肥壯駱駝載米轉送不必更令乘馬即附駱駝以前駝數著察明具奏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二十八日

諭議政大臣

朕自寧夏至此見有死者骸骨皆因去歲運米措處失宜人遭饑餒以致喪亡舊歲中路進兵各驛站儲偫糧米旋師之時兵卒商旅量行給與未致饑餓死亡今次進兵所關緊要凡事不可不籌畫周詳朕遣往寧夏取

米五百石到時留駐於此湖灘河朔向有積貯米粟其大臣侍衛官員執事人護軍等寧夏所支兩月之米食至此地者令開除之從此至湖灘河朔所食之米令計數携去其所餘者俱令留此隨來之兵亦著量留命一大臣駐此管轄其駐此之大臣將所留米陸續緩運酌留於各驛站俟回旋兵卒商旅有絶糧者即煮粥食之庶我軍有所接濟矣上駟院閒馬一千四百匹亦留此於好草之地牧放肥壯其回旋之兵有馬匹艱難者給

與騎乘而我軍在後疲弱之馬亦可至矣鄂克濟哈仍駐寧夏凡由驛站遞傳之事俱由邊外新設驛站馳送程途既近又無阻滯其總督吳赫所設船站驛站仍照常安設其船站以外令設蒙古驛站議政諸臣會議具奏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一日

諭議政大臣

載米駱駝明早起程令內大臣明珠都統噶爾馬王永譽率領中途一宿次日到彼明珠即還噶爾馬王永譽

留彼護守明珠還時將駱駝加意帶田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一日

諭議政大臣

自寧夏起程往擒伊拉固克三胡圖克圖之大臣官員兵丁回時西安之兵仍赴寧夏其由西路往擒伊拉固克三胡圖克圖之西安綠旗官兵俱令赴甘州京城之大臣官員兵丁回時或駐於此或赴京城著會議具奏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三日

諭户部

隨來之大臣侍衛官員兵丁執事人等扣回二十五日糧米共計多少此米給與所留二百護軍及官員四月之口糧更餘米多少明悉詳察具聞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三日

諭議政大臣

頃諸事俱畢惟噶爾丹子身僅存大兵搜剿深入不久旋師路必由此今令每站貯米凡師回乏糧者即行支

給其商人則煮粥食之投降之厄魯特以及瑚瑚腦兒來降之台吉等俱經此路米石馬匹咸留於此此間料理事務最為扼要朕欲躬親駐此思天下幾政所關甚鉅朕故回師至領侍衛內大臣原屬禁衛扈從要職數日以來再三籌度此任最重故以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留駐茲地都統阿錫坦噶爾馬王永譽護軍統領蘓赫副都統巴塞亦留此其應料理事宜所留駐大臣與隨朕大臣會同詳晰議奏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五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

舟行時諸臣俱各約束令魚貫而行視前船停泊後船即住自不致喧譁爭競而行時亦不擾亂嗣後大臣各各嚴行管轄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八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據山西巡撫倭倫以去歲山西數州縣歉收今米價甚貴奏聞頃噶爾丹殲滅天下悉已無事惟愛養兵民是為要務山西米價騰貴民生困苦朕聞之中懷軫惻扈

從前來大臣侍衛官員執事人自船站坐來船隻現有水手至湖灘河朔時此船隻若逆流牽挽回至寧夏甚難胷諭總督吳赫就此船隻將湖灘河朔積貯米或三千石或再加多量行裝載遣賢能官順流而下運至保德州比時價減少糶賣於民大有裨益此事尒等議之待至湖灘河朔奏聞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朕今日有報遣往京城或内來之報及一切事件俱令

由張家口遣發已有諭旨尔等亦於驛站官員明悉行文令皆由張家口遞送邏理藩院司官或筆帖式一人遣往大同收接凡西路賫送事宜俱令由邉外赴送俟朕進張家口時仍由内地驛站馳送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

今日駐扎之地與蒙古相間雜而處著曉諭我軍以至僕役恐有盜竊蒙古馬匹之人若有盜馬者一經發覺

即照蒙古盜我軍之馬一例正法以此交各該管之人通行曉諭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諭議政大臣

大將軍伯費揚古處有因罪發往軍前効力者今進剿之路伊喇固克三胡圖克圖之人及厄魯特潰散之人處處多有之差往丹卽拉處應用發往軍前効力之人令散秩大臣丹巴前往失於輕忽著會議具奏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諭議政大臣

遣往丹即拉處應差因罪發往軍前效力之趙山思格則等伊等皆素行乖亂善於營求故諸臣瞻狥情面不行差遣致遣散秩大臣丹巴丹巴此行遇兇惡之徒亦未可定今將伊等派一人於丹津汪布處一人於阿拉布攤處各用自備馬匹偕蒙古司官筆帖式前往告以噶爾丹既死即使伊等招降務令阿拉布攤丹津汪布投順與之同來儻事不成或未至其地半塗而回大將

軍即於彼處正法示衆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諭太僕寺

厄魯特之台吉等馬各百匹散秩大臣等馬各八十匹一等侍衛等馬各五十匹二等侍衛以下閒散人以上馬各三十匹將爾衙門馬羣之馬頒賜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諭侍郎安布祿

昨日諸王貝勒等隨朕閱視馬羣今特加賜賚阿巴海

之多羅卓里克圖郡王達馬林扎卜多羅郡王吳爾占
噶拉卜蘇尼特之多羅杜稜郡王達里扎卜蒿齊特之
多羅郡王燕木品爾等馬各五十匹阿巴哈納爾之多
羅貝勒卜兆阿巴海之固山達爾漢貝子車嶺敦魯卜
阿巴哈納爾之固山貝子額林陳達西等馬各三十匹

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諭吏部

溫保居官甚劣苛虐百姓至於已極前乃自奏其居官

甚善萬民贊美欲為樹碑由今觀之沿途衆庶無有不願食其肉而怨讟之者且温保非比他人彼曾為學士朕愛養百姓之心豈不知之甘度居官亦最庸劣今蒲州民變入山若輩如能素勤撫卹百姓豈遂抗匿至此倭倫往彼招撫儻不順從欲將温保甘度拏赴彼處正法然後用兵今思其服官汚濁朘削小民殊為可恨此等貪官不加誅戮衆不知儆著議政大臣部院堂官會同議奏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鍾廷瑛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九目錄

奏

皇太后書

奏

皇太后書

奏

皇太后書

奏

皇太后書

奏

皇太后書

奏

皇太后書

奏

皇太后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九

表

上

太皇太后萬壽表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初八日

伏以

壼教垂仁得一綏永寧之慶

母儀示範含元彰至順之符

徽音播於三朝弘開岳籙

聖澤敷於萬國備斂箕疇宮禁胥歡臣民咸喜恭惟

聖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

太皇太后陛下道優貞吉德協化光懿則承天文母啓

興王之業嘉禎誕

聖堯門弘裕後之模慈惠聿著含飴聲揚彤管恭儉嘗

先服練美備瑤闈徽稱冠今古之尊仁壽逕升恒之祉

玆值夾鍾應律正蓂開八葉之辰更逢奎宿迎陽恰桃

結蟠枝之實指蓬萊而獻瑞環長樂以稱觴臣幼荷
深恩長資明訓孝養難酬罔極尊崇聊展承歡伏願景
命彌新純禧益茂叶八千歲以為春
東朝永蒞錫億萬年而成算西母常來臣踴躍懽忭之
至
奏書
奏
皇太后書

謹奏

聖母皇太后 臣違

慈顔日久所以未敢專使請

安者軍中來往人頻則語言淆雜於事機無益且 臣意

若仰荷

天佑迅成大功將同捷音竝奏以此藴結於懷恒於夢

寐之中屢候

聖母興居不勝瞻仰兹故再拜恭請

萬安伏祈
聖母手諭示知之此間水泉清而地氣寒臣體中甚佳
諸皇子諸王皆各安善大小諸臣以至軍士俱好臣所
統兵無有滯誤咸整肅以至糧車亦接續而來但以待
伯費揚古之兵遂多需時日耳噶爾丹所在距我師甚
近彼聞臣親師兵來必爾竄逃今但臣一路進兵則恐
其途徑既多彼將從他處奔竄總之此行
天心眷顧似有可憑伏望

聖慈寛舒以待之五月初旬若得事竣我軍之馬得草已壯及六月初十日可以還京為此特具奏章自瀚海内察罕布喇克地方馳

奏

聞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皇太后書

謹奏

聞行軍班師始末仰請

慈安事臣自出京畿軍行在道日惟訓習軍士愛惜戰馬周防哨瞭申明賞罰計程行四十日可抵其處因待伯費揚古期會之兵沿途駐師殆及一月以此遂致遲緩至於

上天仁愛事事默垂眷佑水泉乏絶之地倏爾清流沸湧克魯倫地旱甚噶爾丹馬畜瘦斃自正月以至於今求雨不雨草枯如冬我兵甫至而雨草遂茂生且來降之厄魯特問我軍云此地三日前青草曾無一莖今何

以忽馬而生汝師中誠有善於求雨者乎又見我師於河中捕魚彼云汝師捕之輒爾多獲我等捕之一無所得於此見我等口糧絶矣我軍追逐厄魯特凡五日見其所遺佛經帳房所自殺婦人稚子及疾病之人釜鬵醲具網罟甲胄鞍轡衣服食用木器並在釜之羹在草之酪盡其所有貧窮度日之物率皆委棄其垂首鼠竄之狀殊不堪觀矣比問蒙古及喀爾喀等曰如此捐棄逃竄汝等視之以為何如皆云此不但棄其重器物雖

輕物亦棄之度日之資咸盡矣惟倉皇求生竝其所屬之人皆不暇顧又喀爾喀之言曰此即我等當日情形我等叨蒙聖主恩養得以有生否則盡委溝壑矣今噶爾丹誰復豢養必窮困盡絶而已其言如此以臣觀之果然噶爾丹雖經逃遁料其斷不能復來因灼見其情形蹤跡如此遂酌遣將士窮追往迎伯費揚古之軍蓋此行也臣統大兵深入賊望風遁逃全師凱旋者誠大慶也誠大幸也且蒙古之性情地方之水草兵法之宜

守宜戰宜招徠宜遣使宜焚燎及斷其道路防禦堵截難易機宜目所洞悉身所經歷咸已知之自兹以後亦甚易易矣臣於六月初十内可至京師臣此行乃國家福祉

上天眷佑為此不勝欣喜惓切具

奏以

聞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

奏

皇太后書

謹奏為報

聞大軍所指一切機宜咸奏膚功

上天協應至於已極仰請

萬安事臣君臨萬邦撫御天下於兹三十餘年數經擾亂俱已削平惟此厄魯特噶爾丹自烏瀾布通遁逃以來悖棄誓言希圖報復摇動外藩緐驚已甚凡此皆臣所灼知此賊一日不滅我國家一日不寧是以前後周

悉思維不憚一身勞苦大漠沙磧多方跋涉自古迄今軍旅未行之路冒遠徂征出其不意以此強寇肝膽為之破裂不戰而逃臣窮追五日見其沿途將所用器物盡皆委棄已經遠去更欲前追以今年克魯倫地方草未發生須始萌茁軍糧漸至短少再四籌度徒勞師衆故度量敵人蹤跡遣兵進追於所遣兵補給二十日口糧班師而還業經馳奏以

聞荷蒙

上天垂眷俯協人心伯費揚古之兵適至戰於特勒爾

帥地方剿殺噶爾丹賊衆子女駝馬牛羊盡皆俘獲厄

魯特今已殄滅矣臣不獲定省

慈安奉侍左右者凡八十日盡剿賊衆奏凱而旋於六

月初十內可以抵京此皆

上天默佑凡在師中人等罔不踴躍歡忭臣之福慶駢

集所向有成臣誠不自知也不勝懇切屏營謹

奏以

聞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奏

皇太后書

謹奏為報

聞臣進邊口日期恭請

聖安事臣違

聖母定省日久惓切之忱靡間時刻遠塞徂征荷

天篤祐誕奏成功凱旋已於初五日進邊口於沿途見

蒙古生計阿巴哈蘇尼特等旗駱駝皆健馬匹較少牛羊饒裕察哈爾八旗御牧地方較前頗覺殷富我上都馬羣因途次經過臣咸視之甚充盛孳息今年塞草蕃廡四種牲畜咸皆肥碩家家皆有湩酒乳酪充牣其中隨臣從軍中來者彼皆挽持其轡勸飲勸食且途中進獻駝馬牛羊不可勝用從軍之馬皆壯故大半遺留於口外馬羣每日來迎於道旁者男婦幼稚約略一二千人臣旋鑣甚速其追隨不及者且將隨至京師途間趨

迎拜舞者無算甚覺烜赫有光口内禾苗暢茂為此謹

具

奏

聞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初五日

奏

皇太后書

謹奏為遥祝

慈壽事臣自離紫闥數隔晨昏瞻企

彤闈日依
左右頃當小春應律
令誕欣逢臣身歷關山未獲捧觴介壽神馳
禁籞聊思作頌呼嵩謹遥拜行禮所有年例進祝儀品
交皇太子允礽呈上仰希
俯鑒兹偶得野物附使申獻一味旨甘用達微誠於鴈
塞
千秋有慶正昭景福於鑾階伏願

聖母壽歷靡涯與歲華之竝永嘉禧茂集比山岳以增崇臣不勝懽忭翹切之至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奏

皇太后書

謹奏為謝

恩事十月二十七日頒示

慈旨賚到裘服外衣不勝歡欣但此間河尚未凍帳房

中不須置火天無風雲時而暖燠間或一日思就清涼之處與
皇太后違離遥遠意者念如前此之征行過為縈慮也兹時此衣且不服俟再加嚴寒即歡忭而服之二十八日至黄河此即鄂爾多斯部落之境雉兎充盈徧於原野鄂爾多斯之衆預為儲備而迎謁者甚為恭肅至彼當再奏鄂爾多斯去歸化城約百餘里以繩度之末竟其事在此行圍遣懷

皇太后可寬思念之心也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七

日

奏

皇太后書

謹奏為奏

聞噶爾丹必來降順確實情形事自今夏以來臣胤知

噶爾丹必窮困投降故乘玆時會躬出邊外欲收服噶

爾丹所屬之人翦其羽翼窮其所往而招降之再為區

處以此而來自出塞垣即遣師於哈密布隆吉爾地方堵截又於喀倫一帶各處堵截俘獲中有願回者皆重加賞賚屢次遣往招降一切行事皆與意相孚合自啟行以至歸化城來投降人口三百有餘阿南達等所俘獲之人并計五百有餘噶爾丹力窮計盡稱欲投降遣其格壘沽英杜拉爾寨桑至此人先魯計議來投沙克朓土謝圖諾爾布等亦知之是以外則仍佯為使臣而私密問之則皆以實情告與來降之人無異言自土謝

圖諾爾布來後噶爾丹自知破壞已極集丹即拉衆寨桑同議衆人言今目前窮蹙已至知必破壞我等為首之寨桑等屢往投順所屬之人逃亡者無日不有今若不往投聖主其將何往若有可往之地及能養贍我等之人指示一處則我等隨之而往若無則我等不能相從居住矣噶爾丹更無計策不得已遣我來來時噶爾丹丹即拉呼我近前避人而面告之曰我向來所行乖戾以致如此汝至看彼處大臣情狀若有留我之意我

即投奔等語我因請問屢次爲使臣前往對答言詞當
稍剛直乎抑謙遜乎噶爾丹丹即拉云我等今無所往
惟乞活命言詞稍有違拂可乎諭㫖如何即當遵㫖不
可有違拂之言既出丹即拉私向我言汝之此行我等
所餘厄魯特數人生死之命皆係於汝當黽勉敬慎又
阿巴寨桑車凌奔寨桑執我之手而告之曰汝速往速
回我等候汝消息即往投聖主汝妻子我等照看之問
彼處何所食答云薩克薩圖胡魯克地方野獸多我等

無多人得野獸則食野獸不得野獸則殺馬以食令烏鎗藥盡設弩機以捕之地甚寒冷凍死者往往恒有我來時九月十二日今且凍死者益多矣我等厄魯特應受罪孽故遲死以至今日因嗟歎淚下又噶爾丹向衆言曰天下之人各不相同仁聖太平皇帝洵為奇異其愛養人民敵國皆被其澤故我國之人盡皆歸往矣因歎息不已以此觀之投降真實臣荷

天心眷佑意謂此事可以觀厥成矣為此恭聞之

皇太后亦同喜悅并請

萬安特

奏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奏

皇太后書

謹奏為恭謝

慈恩仰請

萬安事本月十六日駐營鄂爾多斯之境同嘈拉克水

泊
皇太后慈旨以臣生日賜金銀茶壺二執賫到臣惟忭
拜受仰惟
母后於二千里之外常為思念寄以如許之物臣非不
知縈懷之切也去年自春中之月至夏之中自秋杪之
月至冬之末今復春將盡矣遠在原野不克侍
左右而問安者亦秪為此一噶爾丹耳令賊子就擒其
下離散乘此之時不可不盡去其根株此葢斷不容已

之勢臣至寧夏相機會而行爲此謹具謝

恩以奏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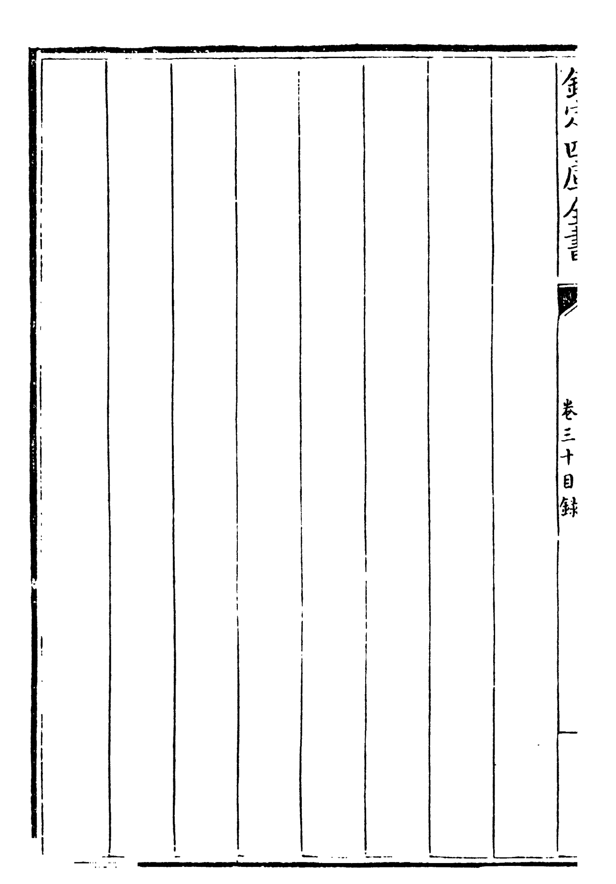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目錄

論

說

解

四維解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

論

博約一貫論

嘗廣稽載籍研極指歸見夫聖人之道散之彌綸於兩間斂之退藏於至密始於民物象数之繁終於窮神達化之極無非學也無非道也但見其所為散者而不知所以斂則窮大而失其居若夫寂滅之學既已遺棄一

切矣則所斂者復何物哉二者之失均也昔仲尼過周問禮老聃晚而返魯删述六經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禮樂法度當世賢人君子百家之書衆藝之事列國之内九州之外弘纖微著靡不殫記洽聞洞悉其故其時及門弟子多莫識其所由然者故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是猶但知夫子之道之大學之博而不知夫子之一以貫之也博約之論始於顔氏而闡於子輿氏顔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氏

言博學反約言守約施博而其說之最明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夫惟萬物皆備則非窮極天地之化育人物之蕃變不足以全我之量惟反身求誠則一失容者禮之所以廢也一失言者禮之所以悖也博而至於天下歸仁約而原於視聽言動則夫所謂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又豈在反身之外哉洪範敘五行八政五紀皆治天下之大法而其要考祥於視聽言動之間恭從明聽遂以致雨暘寒燠之應由是言之雅頌

經曲易象春秋極其博矣約而求之豈有殊旨哉或以涉獵强記為能非博也或以虛無寂滅為尚非約也大學言明新始於格物齊治歸於修身此則聖賢所為若合符節者皆此義也

王道近民論

甞讀史至魯伯禽報政之事而深歎古聖人致治無他道也惟在因民之心而已矣周公之言曰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旨矣哉非聖人何能語

此夫民雖至愚且弱莫不各懷所欲順之則易與為治拂之則日趨於非此必至之勢也聖王知其然故因民之欲遂其生也予之以田里樹畜之資導之以農桑衣食之術公旬有限而勿奪其時補助頻行而常惜其力然又念民心莫不好善而惡惡於是因其父子兄弟之愛發其孝友姻睦之良習之於黨塾申之於庠序俾愚者安其身於襏襫而婦饁夫耘晝茅宵索終歲勤動而不以為勞其秀者則釋耒耜而敦詩書被服儒雅日革

革於俎豆鐘鼓之間而不覺或有不率者設為法制以整齊之立為刑辟以董戒之要皆示之以不得不然而非專恃此以為遷善去惡之具也唐虞之世敬敷五教而外服就流宅之刑大率有其名而不用者爾故臯陶之稱帝德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寛又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夫民至不犯其治蔑以加矣而實感格於好生之主德斯豈非用簡與寛之效哉降自三代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咸遵斯道故一時幾於刑措

其他英察者或流為束濕綜核者或入于煩苛法令滋章馴致衰亂此皆未明於易簡近民之道者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而大學之言絜矩本之以所好所惡孟子之原得民心亦歸之於與聚勿施合聖賢諸説推之總不外因民之心以為準然則易簡者近民之實而近民者王道之㫖歟

業廣惟勤論

蓋聞天運於上則四時不忒而歲功成故自開闢以來

陽變陰合屈伸往來無一息之或停而後氣化周流亭毒萬物高下散殊俾之各得其所行健故也代天工以理萬物者亦若是而已矣周官之戒卿士曰業廣惟勤即虞帝之廷賡歌交贊亦曰率作興事屢省乃成書又曰弗謀胡獲弗為胡成聖賢之言固先後同揆也國家稽古建官雖職有繁簡秩有崇卑而設一官則必有一官之事規條待其整理吏胥式其言動百姓視其董率要未有不以黽勉奮迅而成惰窳偷安而敗者也古之

官箴曰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豈不在於能勤哉惟勤則能豫豫則臨事有寛裕之體而不困於煩劇惟勤則能審審則事機有坐照之明而不至於闇汶惟勤則志氣日新而可以振闒冗之習惟勤則心思日用而可以生智勇之才以之治事則官無廢事以之臨民則民無失職業之廣也斷在乎是此固庶司百職所同然而況卿士為振綱挈領之人尤所當自勵者哉推而廣之凡士農工賈皆

各有當勤之業士而不勤則學殖落而日即於荒陋矣農而不勤則耕穫失其時八口不能飽矣工賈而不勤則居肆之業荒懋遷之功弛無以牽車牛而致洗腆矣尚何以望其業之成哉朕嘗覽古人之言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又曰不寶尺璧而寶寸陰實惟勤之一言通貴賤上下而一之者也故因而論列之

廉靜論

嘗讀漢詔有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又曰俗吏矯飾外

貌似是而非安静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善哉廉静之言立身行已之大端制事理物之要道凡為學者皆宜然也况人臣之策名委質任職臨民者乎盖禮義廉耻管子所謂國之四維夫廉者四維之一而已矣然未有秉禮守義知耻而不廉者也自為吏者有貪私之實而後重廉潔之名故尤以廉為貴何則廉則有所不取有所不取則有所不為凡無禮無義無耻者皆所不為者也吏茍廉矣則奉法以利民不枉法以侵

民守官以勤民不敗官以殘民民安而吏稱其職矣吏稱其職而天下治矣故吏尤以亷為貴也夫有所不取之謂亷有所不為之謂靜惟亷故靜未有不亷而能靜者也既能亷而靜矣則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舉凡利於民者行之必力病於民者除之亦必力事治而民安無非靜也夫豈優游自私保利禄而不恤民事之謂靜乎故凡博安靜之名不可謂之真能安靜猶之博亷平之名者不可謂之真能亷平者也昔人有言曰古

之清勤為國修政今之清勤為身修名夫為國修政者忠於君為身修名者私於巳臣之事君與君之待臣貴其忠於君乎貴其私於巳乎故願天下為真廉吏斯能為真安静之吏葢久矣壓於懐也因讀漢詔故遂論之如此

論兵

兵者不得巳而用之也孫子曰知巳知彼則百戰百勝夫知巳難知彼益難矧當塞外荒邈之區偵探之所不

及何以知其道里之遠近人衆之多寡山川之阸塞乎漢世開邊史稱最遠但盡数十年之兵力得地無幾究未能滅其族類而中國之財賦亦絀何則窮兵黷武之故也我國家闢基廣大諸蒙古莫不臣屬凬土疆域可按籍而稽也頃噶爾丹掠擾邉陲興師討罪其道里之遠近人衆之多寡山川之阸塞予固知之熟矣去年春將親統六師而出名勇略將軍趙良棟問以方略良棟曰老臣無他能平日用師惟精神貫注於事先耳予三

臨沙漠事無巨細躬親籌畫往往以一己之精神包括乎萬事動合機先克滅渠寇每思良棟之言之當也頃者滅噶爾丹之道有三國家當隆盛之際宇內熙恬外藩傾服獨一噶爾丹妄逞兇頑豈非自取覆亡是我之得天時也朔幕地雖遼濶川原險要可以何地進兵何地犄角瞭然指掌是我之得地利也師行雷動之頃甲仗須自禁中糧餉出之公府未嘗輕勞民力而禁旅養之有素踴躍思奮是我之得人和也以知己知彼而上

合天時中獲地利下遂人和又焉往而不克哉昔人有云兵所以戢亂戢暴也今暴亂既除兵甲偃息默坐行幄追維已往姑敘述其事以示安不忘危之心然厲精萃神豈獨用兵之道如是歟

論息兵安民

一勞而天下永逸一動而兵革永寧者非大有志與斷不能也凡人狃於常習卒然臨之以事必苟且圖目前之安不為長治久安之策雖暫取逸於一時終因循蔓

延而不可收拾往往悔諸事後誠何益哉予自臨御以來留心機務每遇大政則謀之以深沈斷之以果決其始未嘗不慎重三思而其要則惟以安民為念自昔平定三逆之後培滋元氣欲措斯民於衽席未嘗輕言兵事比者厄魯特噶爾丹妄逞兇頑背棄誓約侵陵我藩封潛入我北漠開諭再三罔知悛改不得不加之以兵議者咸曰蠻夷荒服治以不治古惟有驅逐之而已防守之而已遠勞師旅未必遂能滅除也予思我朝規模

與往代異我朝蒙古四十九部列居塞下久奉臣貢若任其蹂躪而不加芘覆不特失外藩之心將恐事成養癰滋蔓邊境不若早為圖之爰整戎衣躬臨絶幕既大破之冬復再涖遐荒相機剿撫噶爾丹困蹙餘生遣人乞命其意欲緩我兵為免脫計予心知之而未忍逆詐姑與之定期以待之來方春予復親涉闗塞遠出朔方既俘其孽子彼尚依栖榛莽未悔厥心知其不可以化誨也乃命禁旅分道追搜噶爾丹勢窮自盡其下悉平

漠北萬里咸歸疆域從此海宇乂安兵革不用可以布化施澤與民休養矣方噶爾丹之盤踞土剌河也諸蒙古為之心動非毅然親統六師直窮巢穴迫而與之一戰必不能喪其魄而殲其衆及其敗遁也非嚴冬再出久駐塞外絶其所往或奔匿他所更費經營春和之期非跋履山川分道進討示予不憚寒暑勤勞必欲滅此而後已則彼尚或支吾歲月妄希茍延三舉一有不決則機左師老必致疲我蒼赤然予何敢自以為志之斷

也仰荷

宗

社之靈成此一勞永逸一勤永寧之事弢戢干戈安靜

教育使天下之民士農工賈各業其業樂其樂豈不大

為愉快哉故予之用兵實所以安民今兵息而民安將

益講求其安之之法使後人知予息兵安民之意云

說

太極圖說

易道陰陽中庸言性道形而上之道形而下之器兼備矣易之理具於一畫之前中庸之理原於天命之始若周子太極圖可謂精於易而通於中庸者矣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兩儀既立之後生生無窮太極未判以前此理具在則所謂無極而太極者洵善言太極者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必皆中節而後謂之和則或中或不中者可知矣蓋天下之中節者常少而

不中節者常多也不中節則不和矣不和則失其所以為中而非太極本然之體矣若夫未發則無不中也人能常存未發之中則無論未發者謂之中即已發猶然中也猶然太極之本體也若是則中庸所謂未發之中豈非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乎夫未發之中即天命之性也究而言之中庸大指不過欲人克全天命之性而已以至位天地育萬物猶之周子所言兩儀立而五氣布四時行萬物生生而不窮也而其本則原於無

極而太極猶之中庸言位育而其本則原於天命之性也是故易之理得中庸發之而益明中庸與易之理得周子發之而益著故曰太極圖可謂精於易而通於中庸者矣至其為說之切實悉符合於聖賢性道之指其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則孔子之所謂性相近孟子之所謂性善也其曰五性感動而善惡生則孔子之所謂習相遠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也而天命之性氣質之性已別白言之矣其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而主静立人極則大學止善定静之義也其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則書所謂恵迪吉從逆凶之義也自世之言性者紛紛曰性惡曰性有善有不善曰善惡混而性命之理不大白於天下得周子之説而正之以見夫道之原於天而修於人者如此其昭然可指而確然可循也則真可謂有功於斯道者哉

小學課士説

古者有大學小學尚書大傳謂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

學班氏謂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作大學序取班氏之說書大傳之作先儒以為出於漢儒之附會理或然也今以童稚之年遽責以大學之事其於古人為學之方立教之序亦大不侔矣夫古者教學教耕之異其人左右春秋之異其地灑埽應對進退之詳其節禮樂射御書數之詳其文雖其制猶可考或有行於古難行於今者亦貴得其意而已故小學之法求其叅酌至當者莫如朱子所輯一書蓋取古昔聖賢教人為學之

言而參之以曲禮少儀內則之文與前言往行合以成編其內篇則所以培其根也其外篇則所以達其支也而其大義之所存則主於教敬蓋敬者為學之要領所以該本末貫精粗徹上徹下之道也朕自沖齡即已披覽服習嘗以為學者苟能身體而力行之則誠下學上達之功實與大學相為表裏不僅為初學佔畢課讀之書而已近代以來有司不以之校士士子不以之誦習簡帙雖存束之髙閣朕每切於懷於是特頒諭旨著為

令甲俾天下士子於經書制舉業之外兼習是書有司臨試兼以命題課藝庶幾天下學者誦其言習其行敦其事於日用居處極其理於修己治人近之盡乎人倫精之通乎性命静以淑其身動以措之世人才盛而風俗淳端在是矣

樂府說

樂府之名昉於漢武帝然不自漢始也盖古者樂即詩也虞書命后䕫典樂而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聲周禮春官宗伯教六詩曰風雅頌曰賦比興而以六德為之本六律為之音班固謂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具在周官故國子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八音之和皆是物也古詩三千孔子删之為三百著以為經而記謂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由是觀之詩三百篇孔子皆嘗弦而歌之以求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古者樂即詩也漢高帝過沛賦三侯之章其時唐山夫人又作安世房中之歌樂府已權輿於此逮乎武帝崇尚文

學於是作為十九章設協律都尉之官而樂府之名始立魏晉以來歷代踵之綜其大凡漢郊祀已下皆頌之類也漢鐃歌巳下皆雅之類也漢橫吹以及六朝清商楚調諸曲皆十五國風之類也其詞雖古今不同正變不一要皆有三經三緯之遺意焉他如京洛行出塞曲雁門太守行飲馬長城窟之類其名甚夥或因事以屬詞或比託以寄意主於古雅頓挫深婉動人漢魏而後六朝以及唐人多仿其音節而為之至白居易則自製

數十篇爲新樂府以諷諭當時韓愈製琴操十章杜甫亦以時事爲樂府體此則其源流之大槩也後之人由流以遡源師漢魏淳古簡澹之義以求合乎詩人温柔敦厚之旨庶於古義有當歟作樂府說

捕蝗說

嘗讀詩至大田之什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則知古人之惡害苗也甚矣註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昔人又云

此四蟲皆蝗也而實不同故分别釋之且蝗之種類最易蕃衍故其為災在旬日之間夫水旱固所以害稼或遇其年禾稼被隴可冀有秋乃蝗且出而為災飛則蔽天散則徧野所至食禾黍苗盡復移㷀㷀小民何以堪此古人欲弭其災爰有捕蝗之法朕軫念民食宵旰不忘每於歲冬即布令民間令於隴畝之際先掘蝗種蓋是物也除之於遺種之時則易除之於生息之後則難除之於稚弱之時則易除之於長壯之後則難除之於

跳躍之時則易除之於飛颺之後則難當冬而預掘蝗種所謂去惡務絶其本也至不能盡除而出土其初未能遠飛厥名曰蝻是當掘坑舉火以聚而驅之殲之昔姚崇遣使捕蝗以詩人秉畀炎火之說為証夜中設火火邉掘坑且焚且瘞盖祖詩人遺意也又晨興日未出時露氣沾濡翅濕而不能飛掘坑以驅之尤易為力漢平帝時詔捕蝗者詣吏以斗石受錢朕區畫於農務弭其害每歲命地方官吏督率農夫於冬則掘蝗蝻之種

毋俾遺育於土中或時而為災則悉用古法多方以撲滅之計其所捕多寡給錢以示勸賞古人有言曰螟蝗農夫得而殺之為其害稼也以是觀之捕蝗之事由來舊矣但自古有治人無治法惟視力行何如耳苟奉行不力雖小災亦大為民患朕故詳指其義為說以示之

製硯説

盛京之東砥石山麓有石礧礧質堅而温色緑而瑩文理燦然握之則潤液欲滴有取作礪具者朕見之以為

此良硯材也命工度其小大方圓悉準古式製硯若干方磨隃麋試之逺勝緑端即舊坑諸名産亦弗能出其右爰裝以錦匣臚之棐几俾日親文墨寒山磊石湮厚幸矣顧天地之生材甚夥未必盡見收於世若此石終埋没於荒煙蔓草而不一遇豈不大可惜哉朕御極以來恒念山林藪澤必有隱伏沉淪之士屢詔徵求多方甄録用期野無遺佚庶愜愛育人材之意於製硯成而適有會也故濡筆為之説

解

四維解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又申言之曰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柳宗元著四維論以為彼所謂廉者不蔽惡也世之所謂廉者不茍得也彼所謂耻者不從枉也世之所謂耻者羞為非也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不茍得者豈不以茍得為不義而不為乎至於不從枉與羞

為非皆然則亷與耻義之小節不得與義抗而為維嘗求其說而為之觧曰論其統體人茍能以禮義自守未有不能以亷耻自防者則是亷耻即在禮義之中也而論其節目人若視亷耻為小節則已踰禮義之大閑是言禮義不得不竝舉亷耻也今有人焉責人曰是無禮義者則其人之賢者不能不以動其心而不肖者亦或不以介其意矣動其心者則將勉而益進於善不以介其意者則將以為固然而安於不肖之為又或責人曰

是無廉恥者則其人之強者必拂然怒於其色而弱者亦必懼然懼於其中矣怒於色與懼於中者皆動其心而勉為善者之機也是何也廉恥之名視禮義之名為尤切無廉恥之名視無禮義之名為尤不可居也故言禮義而竝言廉恥可以警動天下而興起其為善去惡之心是管子之意也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一目錄

序

日講通鑑解義序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一

序

日講詩經解義序

昔者虞廷命后夔為典樂之官以教胄子首詔之曰詩言志則詩之為教所從來遠矣盖人性情之發不能無所寄託而詩則兼備六藝諷誦吟咏之間足以觀感而興起者莫善於此故曰温柔敦厚詩教也自夫子删定

而後三百篇之旨粲然其採之里巷者則為風陳之朝廷者則為雅薦之郊廟者則為頌觀其美刺而善惡之鑒昭矣觀其正變而隆替之治判矣觀其升歌於廟朱絃象管之所唱歎而祖功宗德之具在矣千載而下猶得見江漢之遺風豳岐之故俗關雎麟趾之化𪾢叟七月之箴天保鹿鳴堂陛賡颺之盛清廟閟宮歌雍舞勺之章皆賴此三百篇之存安可不沉酣優渥於其間哉朕嘗思古人立訓之意既有政教典禮紀綱法度以維

持之矣而感通乎上下之間鼓舞於隱微之地使人從善遠惡而不知優游順適而自得則必賴乎詩如天之生萬物也日以暄之雨以潤之露以濡之雷霆以肅之而又必宣暢八風以疏通而條達之然後萬類咸遂其生養而無促迫矯强之弊故教至於詩而微矣治至於詩而極盛矣朕志慕隆古淳穆之理崇奬詩教爰命儒臣輯成詩經講義日進於坐隅朝夕觀覽凡立說一準於考亭而旁蒐義藴蕪及註疏博綜名物亦詧爾雅又

思夫子平日雅言之教稱引誦說惟詩最多如大學中庸孝經篇末必引詩以詠歎之亦以見古人之斯須不離乎此也朕亦欲四海臣民謹思貞度以揚風扢雅之學偕進於温厚和平之教故序而頒之此則朕之所深望也夫

日講春秋解義序

朕惟春秋者帝王經世之大法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大義炳若日星而褒貶筆削微顯婉章非後世所能窺至

其立法謹嚴宅心一本忠恕因善惡是非而施予奪焉有正例有變例有事同而辭異有事異而辭同一人之身前後不相掩一人之事功過不妨殊如化工之肖物隨類付形未嘗有所容心於其間後之說經者或穿鑿深文或附會失實固難悉當聖人之心左氏親見聖人公羊穀梁及門子夏猶彼此牴牾駁互見何況去聖人日遠紛紜探索如漢唐以下董仲舒趙匡啖助諸家乎惟宋康侯胡氏潛心二十年事本左氏義取公穀萃

諸家之長勒成一家之書雖持論過激抉隱太嚴未必當日聖心皆然要其本三綱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於春秋大旨十常得其六七較之漢唐以後諸家優矣朕萬幾之暇研精六經竊有慨於春秋經聖人手定其衮鉞本乎王章刑賞原於忠厚義例雖繁而其明白正大之旨必不如後之說經者委折碎細若此爰命儒臣撰集進講大約以胡氏為宗而去其論之太甚者無傳經文則博採諸儒論注以補之朕亦時有所折衷期歸於

一編輯成書朝夕省覽亦欲俾學者有所遵守其於經

世大法傳心要典未必無少助云爾

日講禮記解義序

朕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孔子曰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誠以禮者範

身之具而興行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類紛綸莫可

紀極聖人起而整齊之法於天則於地順於人達於時

協於鬼神斟酌損益以定其品節限制俾天下化其好

逸惡勞之心而予以從善棄惡之道蒸蒸焉日蹈履於中正而不敢越蓋非有以强之也率乎其理之所安而已其綱有三百其目有三千大者在冠昏喪祭朝聘射宴之規小者在揖讓進退飲食起居之節循之則君臣上下賴以序夫婦内外賴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婭賴以順而成反是則尊卑易位等殺無章家未有能齊而國未有能治者故曰動容中禮而天德備矣治定制禮而王道成矣嘗遐觀三代禹湯文武惇叙彝典以倡導

天下而其時之諸侯秉禮以守其國大夫士遵禮以保其家下至工賈庶人畏法循紀以世其業嗚呼何風之隆哉朕企慕至治深惟天下歸仁原於復禮故法宮之中日陳禮經講習紬繹蓋不敢斯須去也慨自嬴秦焚燒典籍禮乃滅亡漢興崇尚儒學禮經始顯傳之者十三家而戴德戴聖為尤著聖所傳四十九篇即所謂禮記者是已迨程子朱子出表章學庸遂開千古道學之統其餘四十七篇雖雜出於漢儒亦皆傳述聖門格言

有切身心要旨朕孰之復之靡間寒暑積有講義裒成全部弁以叙言用以無忘斯勤然豈徒效儒生佔畢云爾哉務佩服其訓詞而實體諸躬修措之邦國使百爾懷恭敬遜讓之誠兆庶凛撙節防閑之則德化翔洽上媲隆古庶乃愜朕敦崇禮教之意也夫

孝經衍義序

朕緬維自昔聖王以孝治天下之義而知其推之有本操之有要也夫孝者百行之原萬善之極書言奉先思

孝詩言孝思維則明乎為天之經地之義人性所同然振古而不易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教人則樂而易從以之化民成俗則德施溥而不匱帝王奉此以宰世御物躬行為天下先其事始於寢門視膳之節而推之於配帝饗親覲光揚烈誠萬民而光四海皆斯義也孔子教孝之言散見于冊籍而統會於孝經曾子以純孝親承斯訓其辭約其指遠條貫終始綜括羣論言孝之義於斯為備自顏芝藏本出於漢初考註箋釋代有

其人如孔安國鄭康成皇侃邢昺輩無慮百餘家大約皆訓詁章句辨論古今文同異而求其推擴義蘊達之於萬事萬物而皆莫出其範圍者則尚未之備也世祖章皇帝弘敷孝治懋昭人紀特命纂修孝經衍義未及成書朕纘承先志詔儒臣蒐討編輯倣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體例徵引經史諸書以旁通其說竊以仲尼稱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又曰教之所由生而後詳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五孝此則一經之大旨亦

猶大學之言明德新民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是故行至德之義則仁義禮智信之説備矣行要道之義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備矣行教所由生之義則禮樂刑政之屬備矣行五孝而皆以愛敬為本明貴賤之所同也由天子之敬親推之則郊丘宗廟典禮之義備矣由天子之愛親推之則仁民育物撫綏愛養之義備矣無非敬也無非愛也即無非孝也遞而至於諸侯之不驕不溢卿大夫之法服法言法行士庶人之忠順

事上謹身節用何一非愛敬之義推而極之通於神明貫乎天地夫寧有涯際乎哉書成凡一百卷鋟板頒行竝製叙言冠於簡端庶幾嘉與海內共遵斯路家修子弟之職人奉親長之訓協氣旁流休風四達以成一代敦厚鴻龎之治斯則朕繼述先烈尊經崇本之志也夫

經筵講章序

朕嘗讀尚書說命之篇其勸高宗以好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又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人君為學必稽古

考憲人臣勸學於其君必援古昔稱先王凡以百家紛紜折衷於聖衆言淆亂是正於經其所孜孜汲汲者將精其義以致用於天下也豈佔畢口耳之為勤徒資聽說而娛觀聽乎今夫師儒訓詁授受之學託諸空言以明其道而猶必守其一先生之說而況人主為學將精其義以致用於天下者哉朕自沖齡性絶嬉玩顧獨喜書自經史之餘茍其不謬於聖人之道自成一家之言未嘗不博求而縱覽焉至於經筵進講則專主於四子

五經蓋書契既興載籍浩繁雖開卷有益而有裨治道必以四子五經為歸極矣上自天人性命下及民情物理以至二帝三王以來所經營措施於政教者其道甚明而其事易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朕自臨御迄今日講靡輟經書解義節次彚刋其遇春秋二仲則涓日經筵未嘗有間閲時既久篇帙漸多因命儒臣彚為一集付之剞劂昔大禹好善昌言則拜武王訪道丹書是陳至如昔聖前賢之所誥誡廣厦細旃之所敷論其

可忽諸且令頒之四方俾臣僚士庶誦其辭而服習其義咸知遵道遵法助登上理豈僅謂小補者與

日講通鑑觧義序

史之有傳其體有二紀事編辭發凡起例而褒貶之意寓於言外俟觀者深思而自得此左氏之傳也涑水之資治通鑑宗之據事以斷是非原心以定功罪予奪之不可假如折獄然此公穀之傳也崇安之春秋傳宗之二者鈌其一則史學不備朱子作通鑑綱目綱倣春秋

目倣丘明羅十七代紀載之文治以二百四十年襃貶之法論者謂接統春秋不虚也朕勤求治道涵泳六經之餘樂觀前代興衰得失之蹟故通鑑一書披覽未嘗去手顧其間論斷者人各置喙間亦有當於作者之意而未能折衷於中而斷於一乃命儒臣倣胡安國之體法春秋之義譔次為文依日進講寒暑無間積歲月而成編朕惟東周以前無史而有史蓋古史之精意已大備於尚書故春秋紀十二公之事猶然二帝三王之心

法也威烈以下無春秋而有春秋蓋綱目之作上接夫麟經故雖班范諸史之文實魯史筆削之遺意也而世道之升降政治之隆汙於是乎在夫危儆治忽之介判於毫芒而相懸遂至於遼絶當時或未及見而後之觀者瞭然此不可不審其幾而深究其所以然也是以論古人之行事既貴其所見之至明尤貴其居心之至公蓋善論古者如水然人毋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水無成形於中故妍蚩畢見於外無成形者何公而已矣水

之無成形猶人之無成心也無成心者何公而已矣夫公者三代大道之行而萬世法戒之權衡也朕讀史嘗著緒論一編實本至公之意期於至當之歸而於日講一書又以此諄諄申命儒臣既卒業將以刊於祕府頒之羣工大經大法或勸或懲燦然畢具其有裨於經世豈淺鮮也與